

# 聯誼的新面目

聯誼社  
編譯

海潮社發行

著 斯 都 辛 • (美)

# 目 面 新 的 聯 蘇

譯 敬 魏

Mother Russia

By Maurice Hindus

行 發 社 潮 興 時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四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 蘇聯的新面目

定價 元

著者：Maurice Hindus

譯者：魏敬

發行人：齊世英

印刷所：時與潮印刷公司

重慶小龍坎山上

發行所：時與潮社

重慶沙坪壩正街一六二號

電話：六二二九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重慶辦事處：民國路聯合大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初版

## 譯序

從蘇聯對德戰爭的輝煌勝利裏，蔓生出一個問題——認識蘇聯。

認識蘇聯，本不該自今日始；但事實上至今日方成爲確鑿的、具體的行爲。誤解蘇聯、忽視蘇聯的時代，已完全過去。各國現均以銳利的、透關的目光，正視着蘇聯。其結果，由軍事同盟的締結，而達到未來國際和平的協力建造。蘇聯，蘇聯，已被認爲國際社會的重要份子了。

由於航空事業的進步，國際形勢將爲之改觀。新地理學家已指出：現世的重要國家，均位於北半球，而北極或將成爲到達世界各地最短航程的空中交通中心。因而與北極關係較切的重國家，如蘇聯、美國、中國亦自將有一種新關係產生。所以近日美國輿論，特別強調美蘇關係，並指出舊日視線只是東向，而忽視了北方，在今日已成爲不能不校正的時代錯誤了。至於中蘇兩國，比鄰而居，過去的關係不必談，單就中國在亞洲的未來地位，及蘇聯在亞洲所具有的舉足輕重情勢來看，已使中蘇關係進到無比的重要階段。

因此認識蘇聯這一問題，在中國方面，實應更推進一步。不但加寬其廣度，更須加強其深度。就認識方法論，除直接的觀察外，更不能不靠書籍以爲媒介。由於閱讀書籍的便

據，可能使認識的廣度增加，但欲使認識的深度加強，卻不能不以書中內容的正確與否為轉移了。故一談介紹蘇聯的書籍。

近年介紹蘇聯的書籍甚夥，就國內出版的譯著方面說，介紹蘇聯戰時情況的權威著作，則為本社出版的「出使蘇聯記」——戴斯著，而介紹蘇聯戰時情況的權威著作，則又不能不推這本「蘇聯的新面目」了。本書著者所具備的優越條件，與本書內容價值的高超，已見附印的拉斯基教授評語中，此處不多贅。抱歉地是，本書雖從原本譯出，而亦未全譯，不免遺憾。

著者說：「這次旅行使我在多方面認識新的蘇聯——一個發現她的過去，重估現在和將來的蘇聯。」又說：「蘇聯的人民改變得太多。他們不是過去的他們，不像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八年，甚至於也不像一九三六採用新憲法的一年——的人民了。」因此，本書以「蘇聯的新面目」為譯名。

時興出版社編輯部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

## 拉斯基教授對本書的評語

蘇聯的新面目，著者辛都斯君看得最清楚。辛氏生為俄國人，認識沙皇時代的俄國，也認識革命後的蘇聯。不但如此，他在美國住了多年，所以不但能由內部看蘇聯，而且能由外部看蘇聯。現在作戰中的蘇聯，他在這本書中繪影繪形，淋漓盡致。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它描寫蘇聯的人物，而且它在它總結說明了十月革命和打回納粹這一階段。這本書讀者讀了以後是不容易忘記的。

辛氏在這一本書的頭一部分描寫蘇聯抗戰中的青年男女，他們在歷史詩或反希特勒的鬥爭中的活動已經取得了一個特殊的地位。只簡略敘述他們的活動是有虧於他們的偉大的貢獻的；他們前仆後繼，殺身成仁的事蹟，可以彪炳史冊而感來茲。總之，辛氏描寫蘇聯消滅俄羅斯的古史，把古史的教訓應用於活生生的現在。蘇聯在抗戰中所生的變化，不是如一般人所說轉變而趨向了民族主義，而是純粹的侵略使蘇聯各民族團結起來，這種團結統一的觀念使他們重新認識了俄國過去的歷史，蘇聯人民使由他們過去的歷史得到一種新的生存意義與戰鬥意志。英國也有與此相同的情形。實際生存於十八世紀貴族時代的克林威爾(Cornwall)是一回事，而卡萊爾(Carlyle)與加丁納(Gardiner)與摩利(Morley)

諸史家爲中產階級的英國所描寫的克林威爾却又是一回事；維多利亞朝的作家講英國的立憲運動，看出它的一種意義，而其他史家，如海門德（Hammond）夫婦，講英國的立憲運動，則專從它對於我們當代國政制的影响着眼。所以農民革命在俄國沙皇時代的史家看來是一回事；自一九一七年以後，對過去農民革命的看法則完全兩樣。評價的標準變了，歷史也就變了。

辛氏寫蘇聯社會的缺點寫得極爲生動。也許他的寫法對於一個需要深入的題目寫得太簡單了。我自己倒喜歡辛氏對於蘇聯的「自命不凡」，對於蘇聯人民覺得蘇聯在世界一負有特殊使命」，以及對於蘇聯人民狂熱崇拜史達林各點多講一些。史達林是一個很普通的凡人，然而他却被蘇聯人民頂禮膜拜，儼然是一位古羅馬的大皇帝，其動機如何，其目的爲何，確值得深討。蘇聯教會的前途如何，我認爲辛氏應當作與他所寫的不問的一種討論。顯然，蘇聯共產黨不會讓教會發展成一個與它並行的力量。蘇聯教會永不會再握有廣大的財產。它也不能由參加教育工作而影響蘇聯人民的生活。蘇聯政府准許它在特殊條件之下存在，蘇聯政府的權力本已極爲強大，現在容許教會存在，只是再添加一個擁護政府的勢力嗎？抑是教會照顧政府所照顧不到的事情，訴諸人民的衝動與感情，由是改變蘇聯社會的色調呢？辛氏一定要說，這一個題目太大，在這五百頁的一本書中，十幾頁當然講不詳細。我便要指出，本書第五部與第六部所講的雖然深爲透闢，然內容却是一般人所習知的

家常便飯，我想辛氏如果要略這兩部分不講，而將篇幅移在探究蘇聯開放宗教的影響，大多數讀者一定歡迎，因為從今後五十年看來，開放宗教恐怕是史達林的極重大的決策之一。

辛氏對推斷未來時，他的態度很審慎，確是應該。此次戰爭勝利，蘇聯將更感強大；蘇聯自身及世界其他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急切需要充分的安全感，此次勝利能否？史達林及他的同僚以此項安全感，殊難預料。此次戰爭結束時，各國必有革命爆發，英美對此項革命態度如何，顯然與戰後國際情勢大有關係。比如說，不管希臘與南斯拉夫民衆的願望如何，英美一定要扶植它們的君主制度嗎？英美肯真正避免以救濟為政治武器這一種危險嗎？英美能真正建立共同行動的原則，使以後繼起執政的人以人民的福利為重於財產的福利嗎？未來的情勢如何，要看我們對於這幾個問題的答覆如何。蘇聯在此次戰爭中的犧牲甚大；它在此次戰爭中的成就，它的領袖必要維護到底。他們認為這次德國之侵犯蘇聯，一如同一九一八年至二二年協約國之封鎖俄國，協助白黨，鎮壓革命。以後世界的和平，國之世界的民主，要看英美能否表示，把納粹德國打敗以後，世界各國不再共同干涉蘇聯。英美兩國能否有此表示，要看以後五年內歐美的政治家的智慧與雅量如何了。（賈午譯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

## 序 言

我的初遊俄土——奉已故「世紀雜誌」(近已停刊)一度主筆格林·福蘭克的特派，到現在已是二十年了。在那次旅行之後所寫的「破碎的土地」一書裏面，我說到自己寫作的方法和目的：

「我來到俄羅斯的用意只是爲了一個目的——聽它的人民說話，我這裏用的「人民」兩個字，沒有英文的含義而是俄語所指的意思：黑色羣衆，也即是：農民。因爲歸根結底，俄羅斯的本質並不是那些寫備忘錄、提最後通牒、簽條約、接待使節，或允許外國記者謁見的人，而是那些勞動、生產、戰鬥、而死去……的人」。

這些話是一九二六年寫的，那時以後，不僅俄羅斯土地的風光改變了不少，「黑色羣衆」的面色也和從前大不同了。機械時代，飛掠過俄羅斯的原野，刮光了他們滿臉的鬍鬚，也磨掉了他們靈魂的黑色：是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一次，從「黑色羣衆」裏產生了這樣多出色的將領，他們是今日紅軍隊中最出色的一輩，像亞勒塞·羅提色夫、亞德萊·葉雷門科、瓦西爾·朱可夫、塞姆葉·提摩希科，不過是其中的幾位罷了。他們是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他們在那裏戰勝了精悍的德軍，他們的英名定會和苦圖卓夫、蘇瓦洛夫(兩位大

貴族），伊凡四世——恐怖之君，大彼得（兩位沙皇）的名字同樣偉大，或者還要更偉大。他們中的兩位，葉雷門科和提摩盛科都是烏克蘭人，這層事實，對於打開蘇波西烏克蘭的爭局，是頗有特殊的重要性的。

昔日的農民現在確乎不再有了。托爾斯泰，柴霍甫，陀思妥也夫和別的第一流俄國作家們緊代相沿所哭泣，所詛咒，所愛憐着（因為他的質樸和悲哀）的「人民」是已經過去了，還有「人民」這兩個字的原義也已經過去了，這一個名詞不再有着它歷史的含義，而是和英文的字義一樣，它包括全民的整體，包括蘇聯廣大領域內所有的民族。

可是在寫這本關於蘇聯的書的幾年裏，我始終極少改變我當初寫作的方法和目的，我從未請教過名人要員對事情的看法和判決，也從未在報紙雜誌封面的標題裏尋找材料。課詢莫洛托夫、斯大林以及其他的領袖們，聽取他們親自回答你所提出的問題，雖然是件足以啓發足以令人興奮的嘗試，但我不曾有過這種想念。這一類的官方見解，對於蘇聯整個民族——一個含有多元種族的民族——自實行蘇維埃制度以來所豐富經驗到的一切，不會給你多少生動而親切的啓示。卽在這戰爭的日子裏，我也從未會弄過一封介紹信去克里姆林宮去見斯大林，我總覺得，在一個村子裏住上一天，或是在一個工廠裏和年青的朋友們吃一頓飯，於了解蘇聯的內在這一點上說，比會見任何高級領袖，所得的要多多了。

縱然這一個方法有着它的限度，但我仍然憑它從容評價了蘇聯若干最富變幻的處置，

特別是它的近世史上兩件辯論最熱烈的大事——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蘇德協定和其後的蘇德之戰的軍事行動。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我自瑞典回來，一位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訪員徵求我對蘇德協定的意見，我的回答是：

『我相信蘇德終將一戰……若現在愈合作，以後必愈有原故發生衝突』。

當蘇德戰事爆發，各種預言蘇聯即將於六週，最多六個月內崩潰的論調正甚囂塵上的時候，我着手寫『蘇聯繼續戰鬥』，這書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在美國出版，時德軍正瘋狂進犯莫斯科，復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將戰事延至英倫。

其中的意見不是偶然感發而成的，不是『危言』，更不是預言，它是我從旅行時，特別在鄉村和聽『人民說話』的時候所收集的資料裏，根據邏輯歸納而得的必然結果。

許多作家，外交官吏，軍事觀察家，和智識社會等方面的人，形的衛道先生們，他們以爲任何敘述戰前蘇聯的記載必須把它描寫成一塊充滿醜惡的土地（此外不必再寫上別的什麼了）才夠真實。他們這種態度，蘇聯戰事起後，仍然有許多未曾根本改過來。

當然在蘇聯，像任何國家會經驗到的一樣，有過可怕的恐怖，因為革命是免不了內戰的——人類所熟悉的一種最慘酷的鬥爭方式，國家愈大，牽涉到的問題自愈複雜，構成種族的元素自愈形形色色，革命的計畫和引起的國內外的反抗自也愈龐大愈激烈，而恐怖之

所至，自也可謂更慘酷，不分皂白予以同等待遇。

談到蘇聯，便只談恐怖和暴行，那便等於談克姆威林革命，只談愛爾蘭的屠殺，談美國南北戰爭，只談北軍劫掠或修曼將軍的戰術；談法國大革命，只談斷頭台。

想到愛德曼、柏克，一位著名的英國自由黨員，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暴行比歐洲那一位政治家都來得害怕，在那本頗有地位的書——「法國大革命感言」裏，他痛心疾首地有聲有色的打擊那些暴行。

他寫道：

「法蘭西化了比人家爭取真實的幸福所費的更高代價買來了明明白白的災難！法蘭西用罪惡買來了『窮』！法蘭西已犧牲了她的美德。她以為這樣是爲了她的好，可是她所愛好的她已放棄了……法蘭西，當她廢止王權的時候，她加倍縱容了淫佚放蕩和侮辱宗教的言行……法蘭西，在她不講信義的首領之下，極度污蔑了那良善的土賓會議的命令，並且剝奪了它那最富強召力量的權柄，她對專制政體不信任的旨趣太幽暗多疑。他們已在成功之中受到了懲罰；他們之所以殘忍，並不是由於食了恐懼的惡果，乃是他們在這片動亂的地上做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反叛的勾當中所深體驗到的安全感在作祟……」

不管這些話怎樣親切，怎在這些人口裏說得順嘴，總不見得是太適當的吧？他們只是爲了宗教的情感，自身的經濟利益，政治的特權，社會秩序的敬愛，或是眷念任何政體

上一個安定有教養的社會所具有的道德，便痛絕革命，太不守規矩，太過於激烈，即使這種革命，只不過他從不知道，是更有前例的！或者還是他們的國家也會經歷而久已湮沒，歷史過程中應有的產物。

可是愛德曼·柏克終於被迫承認他思想的錯誤，他並不是因為變得安於恐怖，而是發現他以前對大革命的某些力量未曾了解。他在我對法國的政見裏說：

『我依了我的自己的見解，按照事實把「罪惡」敘述了出來；補救的辦法必是權力，智慧和知識三者善意的作更密切的配合！——此道我是不行了，我永遠相信我已經和它無緣了，這一點在最近的兩年裏，使我感到許多次不安。我以為人類的事物中若會發生一件很大的改變，人類的思想定會去適應它的；一般的概念和觀感定會朝那方向去接近的，每一種恐懼，每一種希望都有這種促進的作用。如果還有人堅持成反對這股人文的主流，他簡直是除接受造人的這一回事以外拒絕上蒼一切的安排了！——這不是堅定而是頑固。』

關於柏克的超越尋常重行考慮他早年的見解，馬太·安諾得有一段評語說：

『我總認為柏克的轉變是英國文學裏，或者可說是所有的文學裏，一件最優美的作品，這就是我所說的：為理想而生活。……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事情，我還必得說：『我從沒有見過這樣超乎「英國的」事情』。』

但是在緊急，恐怖即至之時，為理想而生活，並透過當時的亂相而看到遠處，纔不是

一件簡單的事，因此亞諾德之盛讚柏克富於膽識廉正，決非偶然。

至於蘇聯的革命，顯明的事實是：革命的轉變過程中所付的代價雖大，到底是值得的，她救了她的國家，她憑了一九二八年以後所建立的強大工業，單獨地在歐洲大陸有效地打擊了一個世界上最高度機械化最有威力，而有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捷克斯拉夫——全西歐的工業和三四倍於蘇聯的鋼鐵來支持的軍隊幾達兩年之久。

忽視或低估這一個驚人的鐵的事實的意義便是忽略我們當代一支最強勁的力量。

這本書和我以前所寫的別的書一樣，主要談到的是人民，他們經過二十五年蘇維埃的陶冶，又打着他們生活中歷史上未有的最艱苦的大戰，改變得太多了。他們不是過去的他們，不像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八年，甚至於也不太像一九三六採用新憲法的一年——的人民了。這次旅行使我在多方面認識了新的蘇聯——一個發現她的過去，重估現在和將來的蘇聯，她的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準備着為祖國犧牲，而誓不容他們的新思想以及當前或久遠的命運遭到傷害。

在莫斯科有一次一位中立的外交家對我說：「英國、美國、和蘇聯，在這次戰爭中和戰後，必須諒解合作，否則世界和平是不可聞的啊」。他的話，我極有同感。我希望讀者會由本書得到一個對蘇聯人民活潑的了解，能更清楚的領悟那位中立外交家話的含義。

蘇聯的新面目

譯序

拉斯基教授對本書的評語

序言

第一篇 憤火燃燒的俄羅斯青年

第一章 偉大的事實

第二章 須拉

第三章 麗莎

第二篇 俄羅斯的成年

蘇聯的新面目 目次

蘇聯的新面目 目次

二

|     |                 |     |
|-----|-----------------|-----|
| 第四章 | 伏爾加 .....       | 五五  |
| 第五章 | 過去的再發現 .....    | 七一  |
| 第六章 | 俄羅斯屬於俄羅斯人 ..... | 八七  |
| 第七章 | 老人 .....        | 九七  |
| 第八章 | 恨的福音 .....      | 一〇七 |

第三篇 俄羅斯的新社會

|      |            |     |
|------|------------|-----|
| 第九章  | 工廠 .....   | 一二二 |
| 第十章  | 集體農場 ..... | 一三五 |
| 第十一章 | 宗教 .....   | 一五九 |
| 第十二章 | 道德 .....   | 一七五 |
| 第十三章 | 情書 .....   | 一九三 |

## 第四篇 俄羅斯的婦女與兒童

|                   |     |
|-------------------|-----|
| 第十四章 婦女的新任務 ..... | 一一三 |
|-------------------|-----|

|                  |     |
|------------------|-----|
| 第十五章 丈夫的母親 ..... | 一二一 |
|------------------|-----|

|                 |     |
|-----------------|-----|
| 第十六章 小愛國者 ..... | 一二七 |
|-----------------|-----|

|                 |     |
|-----------------|-----|
| 第十七章 夜鶯之歌 ..... | 二四九 |
|-----------------|-----|